

赵纪彬文集

I

赵纪彬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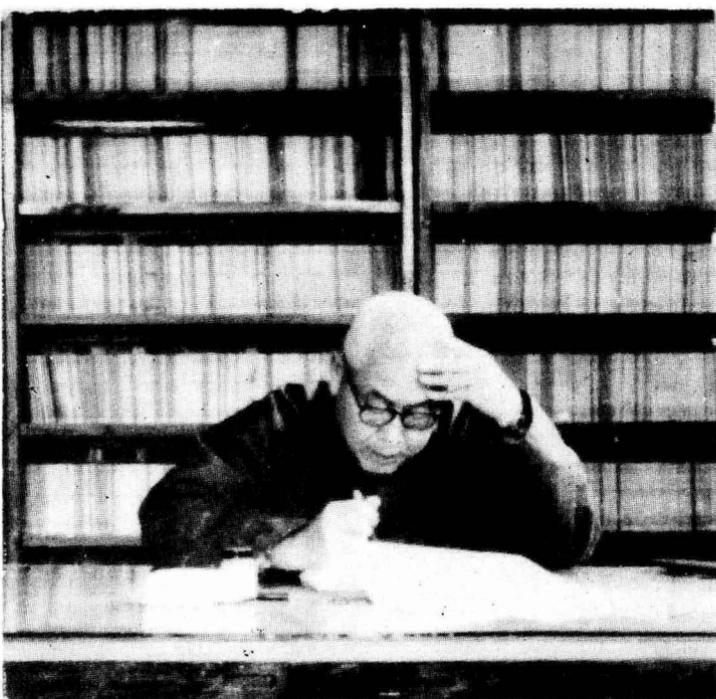


赵纪彬文集

—
特邀编辑 郑 涵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6 印张 364 千字
1985年9月第1版 198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610 册
统一书号 2105·30 定价 4.60(精)元
3.40(平)元



作者工作照

法物鉤沉

《讀老子斷想之一》

一

遍查公經之部與老子之籍，不見‘法物’一詞；而‘法令’一詞，則公管之公孫、久墨、公商、公首等韓之等六書皆有之。尤应注意者，老子非‘解老’，亦无‘法物’，而‘法令’凡兩見。

由是證，先秦‘法物’一詞非所本有，而老子之古本，亦当作‘法令漏影’，盜賊多有之；所謂‘法物漏影’云，一定至晚出。

二

‘法令漏影’一語，在一九七三年底从長沙寫王淮

作者手迹

说 明

赵纪彬（一九〇五年——一九八二年），原名济焱，字象离，笔名向林冰、纪玄冰。河南内黄县人。多年从事哲学、中国哲学史、思想史、伦理学、逻辑学和逻辑史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其主要著作有：《中国哲学史纲要》、《中国知行学说简史》、《哲学要论》、《中国哲学思想》、《古代儒家哲学批判》、《哲学常谈》、《中国思想通史》（部分论著）、《论语新探》，《困知录》等以及论文、讲义和小册子。

为了使赵纪彬同志的著述不至散佚无闻，现将其有关哲学、中国哲学史、思想史、逻辑史（解放后成书的《论语新探》、《困知录》不再收入）等论著约一百五十万字，整理成集，分四卷出版。

文集所收著作、文章，按写作或发表时间编排，其中少数文章在时间上稍有交错。为了保持原作风格，反映当时的背景，只对个别文句、讹字、衍文以及标点作必要的改动。文中所引经典著作，尽可能在其后注明现行本页码，以便于查对；古籍取最善本校改。对个别篇论著加了题解，说明写作时的历史条件和有关情况以备参考。末卷附有写作系年表。

本文集得以编辑出版，主要由于河南省委的大力支持和河南

人民出版社的多方协助。杨向奎教授为文集写了《序言》；廖盖隆同志因和我比邻而居，许多文章都由他先为审阅；罗明、葛懋春、张颖、张建忠等同志代为搜集和复制佚文，化费不少精力；郑涵同志在编辑、整理遗稿中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对此，统致衷心的感谢。

文章的整理、抄校工作，主要由我和赵明因担任，限于水平，难免有不当或疏漏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李慎仪

一九八三年九月

于北京西郊

序　　言

我和赵纪彬教授相交四十年，同事三次，四十年代在四川三台东北大学，五十年代在青岛山东大学，六十年代在北京中央党校，而每次同事都是比邻而居，朝夕相见。因为我们都喜欢研究中国哲学史，谈论哲学成为我们相见时的主要话题。纪彬同志是老马克思主义者，他到东北大学教书是董老派去的，路费也是组织上给的。到校后他就逐渐团结了一批进步学生和中青年教授，他宣传马列主义，一方面教育青年，一方面对敌斗争。他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面的修养是深湛的，我始终在向他学习中；因为我们之间的认识和方法存在着差距，所以在讨论问题时往往出现分歧而争论不休。这种争论大多在晚上，夜深人静后，我们手执清茶刺刺不已，逐渐这种情况传到朋辈中，以致一次在汽车上我听两位青年学者谈论道：“你知道赵纪彬和杨向奎的故事吗？这两位老朋友往往为争论一个哲学问题而彻夜不眠”。 “彻夜不眠”也许言过其实，但这种“遭遇战”经常发生而历时较久是事实。

几十年过去了，所论都成往事，但纪彬同志给我的印象是深刻的，回想往事如在目前。想到四十年代在东北大学时，我在历史系教中国思想史，纪彬教授在中文系教中国哲学史，杨荣国教

授在经济系教中国经济思想史，都属于哲学史的范畴，内容交错，我们之间又意见分歧，难免三方面交锋，几十年来我们谁也没有说服谁；但我和纪彬同志对杨荣国教授的《中国古代思想史》有意见。我们觉得至少在写作方法上，他的结论和他所摘引的材料不相符合，也就是说根据他引用的材料得不到他所说的结论；这一点纪彬夫人李慎仪同志更有强烈的反应。

还是在东北大学，那时我也讲授《隋唐五代史》，我是站在正统派的观点来评论史实，对于“二王八司马”事件，是根据欧阳修、司马光的意见处理，对于王伾、王叔文大加挞伐，对于刘（禹锡）、柳（宗元）也就不怎么客气了。这是我和纪彬同志发生争论的导火线，他是刘、柳的思想讴歌者，鼓吹者；在此以前，刘、柳思想不为学术界所重视，可以说纪彬教授是中国学术人才的发现者，经过他的发掘，中国哲学史内容丰富了，哲学家加多了，这些人物往往是封建社会的“异端”，为正统派所排斥，刘、柳以外，还有北宋的王安石。

对于王安石在我的著作内也是肯定的，我称赞他变法，认为他的变法对于当时中下层人民有利而不利于大地主阶级，但纪彬同志认为仅此是不够的，当他给我的《中国古代社会与中国古代思想研究》作跋的时候说：“例如关于北宋道学正统思想，只有从它和荆公新学的斗争中，才能了解其禁欲主义的天理、人欲的形而上学说教，是针对荆公新学所持‘欲当为理’的命题而发，才能了解其推崇韩愈的道统之传，是针对荆公新学继承刘、柳的天与人相交胜的唯物主义思想而发，其力排二氏之学，是针对荆公新学综合佛老、儒术自成体系的学风而发；其实践意义，皆在于反对熙宁新法，维护贵族地主阶级的品级特权压迫。杨向奎同志的正统思想研究，似乎完全没有采取这种方法。所以他研究北宋

五子，不提荆公新学；研究朱熹，也不提永康、永嘉。这种撇开异端只研究正统的孤立方法，会给人一个印象：好象只有一个形而上学的正统思想，从千古之前传诸千古之后，以正统的传授代替了阶级的分析。并且这种方法还会无意识之中引出对异端思想估计过低的后果。例如此书在《论王安石变法》专章里面，对于荆公的经学思想也未提只字。”纪彬教授末了还说“凡此情况，很难说是方法论问题，著者在思想深处，是否对于正统思想尚有‘留恋于枝叶’的徘徊心情？”

我虽然没有为纪彬同志所说服，但在我的研究工作中偏向于正统派思想是事实，比如在先秦时代的学术思想研究中，我是先儒家而后名、法；在宋儒的研究中，我偏重程、朱而反对永嘉、永康，以为他们徒作大言，实无是处，他们又是荆公新法的批判者，对于唐代的二王刘、柳，至今尚有余憾！我和纪彬同志的分歧延续了几十年，也争论了几十年，当他给我写完书跋的时候，也知道我不会同意，对我说：“你如果不同意就不要印在书上吧！”我说“我要你写，就是要听一听不同的意见，这是‘求仁得仁，又何怨？’”结果还是刊在书上了。

没有学术不同意见的讨论就不会有学术的蓬勃发展，我们的友谊也随着这种争论而日益发展。回忆在四川三台东北大学时真是“万方多难”，但我们友朋之间的往还，使我们的生活丰富多彩，冯沅君、陆侃如两教授当时也在东大教书，他们的住处比较宽大，每星期六晚，董每戡教授，杨荣国教授，叶丁易教授，姚雪垠教授，王殷若教授和纪彬教授夫妇还有我就到陆、冯家中去吃茶谈天，往往至深夜，这时每戡喜欢谈他的导演经验，而雪垠喜欢谈河南土戏“包公放粮”。当时因物价上涨，生活苦，但这一晚的茶会，使我们乐而忘忧。事过三十余年，朋辈多已作古，而

4 赵纪彬文集一

雪垠忙于《李自成》，王般若教授忙于科研与教书，我们同在北京也很少见面，但对纪彬同志之纯朴的作风，有趣的谈笑，丰富的思想内容，强有力逻辑方法，萦迴于怀，无时或已！

杨向奎

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二日于北京

目 录

说明	李慎仪 (1)
序言	杨向奎 (1)
哲学与自然科学	(1)
关于辩证法法则的实际运用问题	(7)
中国哲学史纲要	(13)
序论 一般的哲学发展法则与中国哲学的特质	(15)
一、关于中国哲学的偏见及其批判	(15)
二、哲学的发展法则——唯物论与唯心论的斗争	(18)
三、哲学与哲学史	(22)
四、中国哲学的特质与中国哲学史的把握方法	(23)
第一篇 中国社会的特质与科学及哲学的发展阶段	(28)
第一章 中国社会的发展	(28)
第一节 中国社会的发展阶段	(28)
第二节 奴隶制社会时代	(29)
第三节 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过渡时代	(32)
第四节 均田制的意义	(34)
第五节 封建制社会的发展及其矛盾	(36)
第六节 中国社会的特质	(39)
第二章 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	(42)

第一节	中国自然科学的特征	(42)
第二节	中国天文学的发展	(44)
第三节	中国数学的发展	(46)
第三章	中国哲学的成立及其发展阶段	(49)
第一节	原始的辩证法、唯物论	(49)
第二节	中国古代哲学的成立	(52)
第三节	中国哲学的发展阶段	(55)
第二篇	诸子时代的哲学	(58)
第四章	老子哲学及其学派	(58)
第一节	老子的直观的辩证法、唯物论	(58)
第二节	关尹、列子、杨朱对老子哲学的承继	(64)
第三节	庄子对于老子哲学的歪曲——相对主义的唯心论	(68)
第五章	孔子哲学及其学派	(71)
第一节	孔子的经验论——关于宗教神话的怀疑主义	(71)
第二节	孔子哲学中政治论、伦理学、逻辑学的三位一体	(75)
第三节	子思的“天人合一”的唯心论	(78)
第四节	孟子的唯心论及其仁义与功利的辩证法	(82)
第六章	墨子哲学及其学派	(89)
第一节	作为宗教教义的墨子哲学	(89)
第二节	墨子哲学中唯物论=无神论的要素(非命)及其阶级的 理论的分析	(92)
第三节	墨子哲学兴衰的原因	(97)
第七章	诡辩家的逻辑学	(98)
第一节	中国逻辑学的成因及其特征	(98)
第二节	惠施及其逻辑学	(100)
第三节	公孙龙及其逻辑学	(104)
第四节	“别墨派”的逻辑学	(109)

第八章	荀子哲学——中国古代哲学之批判的综合	… (117)
第一节	中国古代哲学中积极要素的总结	… (117)
第二节	荀子的唯物论、无神论	… (118)
第三节	荀子的逻辑学认识论	… (121)
第四节	荀子“性恶”论中的两条战线的斗争	… (125)
第五节	荀子哲学的批判——诸子时代哲学一般的制限	… (127)
第三篇	经学时代的哲学	… (131)
第九章	汉代哲学(上)	… (131)
第一节	汉代经学形成的社会基础及其政治根源	… (131)
第二节	汉代哲学的特质及其唯心论化宗教化的特殊形态	… (137)
第三节	董仲舒的宗教化的唯心论——今文派的经学	… (143)
第十章	汉代哲学(下)	… (156)
第一节	扬雄的折衷主义——唯物论与唯心论的混合	… (156)
第二节	作为汉代哲学的异例的王充的唯物论	… (164)
(甲)	王充的时代特征及其阶级性	… (164)
(乙)	王充的唯物论、无神论	… (169)
(丙)	王充的社会批判及其历史观	… (178)
第十一章	六朝时代的哲学	… (183)
第一节	儒教经学的衰微与老庄思想的勃兴	… (183)
第二节	佛教思想的中国化——“格义”的分析	… (190)
第三节	儒者道家对佛教斗争的社会根源——政治根源及范 缜反佛理论中的唯物论、无神论要素	… (199)
第十二章	以佛教思想为中心的隋唐时代的 哲学	… (206)
第一节	佛教思想中国化的完成——印度旧有各宗在中国 的发展及中国独创新宗的建立	… (206)
第二节	佛教哲学的批判	… (216)

(甲)	原始佛教的哲学及其批判	(217)
(乙)	大乘与小乘的区别及小乘哲学的批判	(223)
(丙)	大乘佛教哲学的批判	(226)
第三节	佛教思想支配下的儒、道哲学——韩愈与李翱 的排佛论，柳宗元与吕才的无神论、唯物论 思想的萌芽	(235)
第四篇	经学发展的新阶段——宋明时代的 新儒教哲学	(247)
第十三章	宋学中的辩证法、唯物论要素	(247)
第一节	宋学的根本特征及其成立与发展的社会基础	(247)
第二节	周敦颐邵康节及张横渠哲学思想中的唯物论 辩证法要素	(252)
第三节	二程哲学——唯心一元论与理气二元论中的辩证法、 唯物论要素	(265)
第十四章	作为宋学集大成的朱熹的理气二元论及朱、 陆对立的阶级与哲学意义	(280)
第一节	朱熹的时代背景及其阶级性	(280)
第二节	朱熹的理气二元论及其根本的缺陷——对于唯心论的 屈服	(286)
第三节	朱、陆对立的社会根据及其哲学意义	(298)
第十五章	作为陆象山哲学(主观唯心论)发展形态的 阳明哲学及其学派	(304)
第一节	陆象山的主观唯心论	(304)
第二节	王阳明的主观唯心论及其阶级性格与逻辑构成	(311)
(甲)	王阳明的时代及其阶级性	(312)
(乙)	王阳明的主观唯心论的三个基本命题	(316)
(丙)	王阳明的《朱子晚年定论》的哲学意义	(327)

第三节 王阳明学派的分裂及其社会基础	(329)
第五篇 作为经学最高发展阶段的清代哲学	(340)
第十六章 宋明哲学的批判时代——清初哲学及其唯物论要素的昂扬	(340)
第一节 清初哲学者所造成的宋明哲学的批判时代及其社会的基础	(340)
第二节 阳明哲学的修正主义者孙夏峰、李二曲、黄宗羲与考证学派的建设者顾亭林的哲学思想	(356)
第三节 作为清代哲学最高峰的王船山哲学	(364)
第十七章 清代哲学中批判精神的顶点	(378)
第一节 颜习斋的实用主义及其唯物论要素	(378)
第二节 李恕谷对颜习斋哲学的发展与修正	(391)
第三节 戴东原的生的哲学	(397)
第十八章 帝国主义侵略下的经学没落过程	(414)
第一节 考证学、纯汉学的变质、没落及其社会——政治的基础	(414)
第二节 公羊学派的旧瓶装新酒的经学及其本质的意义	(426)
第三节 中国古典哲学(经学)的终结与变革的经验论者孙中山思想中的唯物论、辩证法要素	(443)
再论辩证法法则的实际运用问题	(450)
中山先生的“知难行易”的认识论	(456)
抗战三年来的中国哲学论争	(479)

哲学与自然科学

随着抗战的发展，人们提出了科学化运动；自然，为了军需工业的建设，为了经济资源的开发，提倡自然科学，是万分必要的。不过，一方面有科学化运动的提倡，一方面却又有反对哲学、轻视哲学的倾向。这里便包含着科学化运动本身的危机。

目前科学化运动中的哲学无用论与数年前的冒牌新物质论者的哲学消灭论，在理论上是有共同基础的。他们以为哲学是反科学的，只有在科学不发达的时代或科学不能解释的问题上，才有哲学存在的权利。因此，科学愈发展，哲学所研究的领域及其存在的可能性，便愈加缩小或动摇。并且一部分哲学消灭论者以为这种见解在马克思主义是有根据的，他们所根据的资料，就是恩格斯在其《费尔巴哈论》一书结尾所说的一段话，原文是“马克思的历史观，在历史领域中消灭了哲学，正和辩证法的自然观，使一切的自然哲学成为不必要并不可能一样”。

恩格斯这一段话，果然可以作为哲学消灭论的根据吗？果然可以作为自然学者轻视哲学的根据吗？不，绝对地不。如果有人这样理解，无疑地是曲解或误解了恩格斯的本意。因为恩格斯在上引的原文下面紧接着又说：“现在的任务，并不是从头脑中玄想出各种事物的关联，而是在事物本身中，发现这种关联。”